群經平議

羣經平議卷十一

德清俞樾

毛詩四

帝命不時　文王　大雅文王之什

傳曰不時時也時是也

樾謹按淸廟篇曰不顯不承孟子滕文公篇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並以顯與承相對不顯不承卽丕顯丕承也此云有周不顯帝命不時猶云有周丕顯帝命丕承時與承一聲之轉儀禮特牲饋食篇詩受之鄭注曰詩猶承也說文人部侍承也

時之爲承猶詩之爲承侍之爲承古音之咍與蒸登兩部得相通也毛訓時爲是失其義矣

陳錫哉周

傳曰哉載箋云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

樾謹按箋以陳爲敷陳之陳非經旨也陳當讀爲申陳錫卽申錫也烈祖篇申錫無疆傳訓申爲重是也陳字本從申得聲古文作𨻰故得與申通矣哉字之義傳訓爲載箋訓爲始宣十五年左傳及國語周語引此文竝作陳錫載周則傳義是也杜預注左傳曰

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韋昭注國語曰言文王布賜施利以載成周道此二注皆訓陳爲布未達叚借之旨至解載字則韋說得之蓋成字之義與申字相應申字之義與上文亹亹文王令聞不已相應亹亹猶勉勉也惟文王勉之又勉故令聞不已惟其令聞不已故能申錫無疆載成周道也下云本支百世則所申錫者不止其身且下及子孫矣

厥猶翼翼

傳曰翼翼恭敬箋云猶謀

樾謹按廣雅釋詁由用也古字由與猶通然則厥猶翼翼者厥用翼翼也箋訓猶爲謀則誤以語辭爲實義矣翼翼猶恭也漢書禮樂志其鄰翼翼師古注曰翼翼敬貌是也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翼翼即以多士言傳訓恭敬亦失之矣

常服黼冔

傳曰黼白與黑也冔殷冠也　正義曰周冕無繢繡之飾則殷冔亦不以黼爲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禮器云冕諸侯九旒注曰似夏殷制則殷之諸侯祭服亦九章而下不止於黼而已舉一章而表之耳

樾謹按黼謂黼領也爾雅釋器曰黼領謂之襮郭注曰繡刺黼文以褗領唐風揚之水篇素衣朱襮傳曰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然則黼領自是諸侯之制此經以黼冔竝言黼是領冔是冠也正義以黼屬衣謂舉一章以表之非是

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傳曰藎進也箋云今王之進用臣當念女祖爲之法王斥成王

樾謹按上方言文王德盛殷士咸來歸之此忽言今王之進用臣義不相屬王之藎臣藎即指殷士也殷

士服殷之服來助周祭文王見而勸勉之曰此孰非王之藎臣乎王謂殷王也藎者㶳之段字說文火部㶳火餘木也經典相承作燼桑柔篇具禍以燼箋曰災餘曰燼是也引申之凡物之餘皆謂之燼國語吳語曰然後安受其燼韋注曰燼餘也字亦通作藎方言藎餘也秦晉之間炊薪不盡曰藎廣雅釋詁亦曰藎餘也王之藎臣猶言王之餘臣以其從殷而來故謂之王之餘臣猶曰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人皆商之孫子故以無念爾祖勖之爾祖者序殷先哲王也下章繼之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

多福皆文王勸勉殷士之詞忠厚之至也振鷺篇曰以永終譽有客篇曰降福孔夷其意正與此同殷之未喪師以下乃始戒成王又詩意若曰爾之子孫固宜念爾之祖聿修厥德而我周之子孫亦宜以殷爲鑒無過爾躬也鄭以王之藎臣卽爲斥成王則大蚤矣正義謂毛當同鄭不然也

俔天之妹大明

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

樾謹按天之女弟其名甚異恐非詩人立言之本旨也周易歸妹王注曰妹者少女之稱然則天之妹猶

言天之少女耳時邁篇昊天其子之王者爲天之子則以其配爲天之女義正相當也韓非子詭使篇女妹有色又曰女妹私義之門所謂女妹者亦是少女之稱非女弟也

纘女維莘長子維行

傳曰纘繼也莘大姒國也長子長女也維行大任之德焉箋云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莘國之長女大姒則配文王維德之行

樾謹按以纘女爲繼大任之女事文甚迂迴非經旨也纘當作薦崧高篇王纘之事潛夫論志氏姓篇作

王薦之事是其例也昭五年左傳求昏而薦女杜注曰薦進也纘女維莘猶薦女維莘言進女以爲昏者實維莘國也此句但言女未言長幼故又曰長子維行言莘之長女於是乎行也儀禮喪服篇鄭注曰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即此行字之義傳箋所說均未得也

維師尚父

傳曰師太師也尚父可尚可父箋云尚父呂望也尊稱焉　正義曰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

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太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大誓注云師尚父文王於磻溪所得聖人吕尚立以爲大師號曰尚父尊之其言皆與可尚父義同

機謹按諸說皆六國時好事者之言詩云維師尚父與言程伯休父同尚父乃其字也太公蓋名望而字尚父古人名字相配尚者上也上則爲人所望故名望字尚也其曰太公者始封之君之尊稱猶周之太王吳之太伯晉之太叔也其後田齊之有國始於田和而謂之太公和以後證前知太公望猶太公和矣

史記太公望子之說與毛傳可徇可爻之說皆齊東
野語不足徵也
迺宣迺畝　緜
箋云時耕曰宣乃時耕其田畝　正義曰時耕曰宣
無他文也鄭以義言之耳
樾謹按鄭釋宣字未得其義宣當作𧼮蓋古者田畝
有三歲一易之制何休公羊解詁曰司空謹別田之
高下美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
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
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是其事也說文走部有𧼮

篆曰趄田易居即謂此左傳爰田國語轅田皆其叚字此經亶字亦趄之叚字亶趄並從亘得聲於叚借之例更近矣葢疆理既定之後即定趄田之制以均其肥瘠迺宣迺畝言乃趄易其田畝也周制三年一易實始於此鄭以爲時耕其田畝此則憂百畝之不易者農夫也不足見古公規制之大矣

縮版以載

箋云既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

樾謹按箋以載爲承載之載非也載當讀爲栽禮記中庸篇上天之載鄭注曰載讀曰栽是其例也哀元

年左傳正義曰栽者竪木以約版也縮版以栽謂旣以索縮其築版又竪木以約之也鄭讀從本字未得經旨

鼛鼓弗勝

箋云百堵同時起鼛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也周禮曰以鼛鼓鼓役事　正義曰引周禮者地官鼓人文彼云鼓役事此或云止役事以上有止之之文而因設耳定本云鼓役事

樾謹按周禮原文以雷鼓鼓神祀以下凡六句竝作鼓無異文此引周禮不當作止役事也周禮疏曰起

役止役皆用鼛鼓兩處義得相兼此亦曲爲之說竊謂鄭於弗勝二字未得其義也此章陾陾薨薨登登馮馮皆以聲言百堵皆興則衆聲並作鼛鼓之聲轉不足以勝之矣故曰鼛鼓弗勝非謂不能止之也毛傳惟馮馮訓爲聲陾陾則曰衆也登登則曰用力也然說文𨸏部陾築牆聲也知三家詩固有以陾陾爲聲者則薨薨登登並以聲言從可知矣

柞棫拔矣行道兌矣

傳曰兌成蹊也箋云今以柞棫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衆兌然不有征伐之意

樾謹按箋義非傳意也爾雅釋詁拔盡也說文手部拔擢也廣雅釋詁拔除也蓋大王始遷之時土廣人稀樹木充塞其後生齒日繁以次開闢向來柞棫之區今擢除既盡而成道路故曰柞棫拔矣行道兌矣行道連文行亦道也爾雅釋宮行道也非謂行道者也皇矣篇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傳曰兌易直也此經兌字與彼不殊彼謂柞棫拔除而松柏挺然直立此謂柞棫拔除而行道坦然平易也易直之義通于此經矣毛於此不釋兌字而但曰兌成蹊也蓋謂此經以道路言與於彼經以樹木言也彼此貫通固非鄭

箋所能望矣

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思齊

傳曰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箋云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

樾謹按傳箋之義皆非也古之人謂古老之人尚書無逸篇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枚氏傳解爲古老之人是也此承上文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而言惟成人有德故古老之人不見厭惡惟小子有造故其俊士無不安樂也譽讀爲豫昭二年左傳宣

子譽之趙岐注孟子引作豫孟子梁惠王篇一游一豫服虔注左傳引作譽是譽豫古通用爾雅釋詁豫樂也又曰豫安也故豫與無斁互文見義無厭斁則豫樂可知豫樂則無厭斁亦可知矣髦斯士者髦士也斯乃語詞詩中多有此例螽斯羽者螽羽也兔斯首者兔首也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下句髦斯士與上句古之人文正相配古之人即古人髦斯士即髦士上句先言古之人後言無斁下句先言譽後言髦斯士錯綜成文亦猶迅雷風烈之比詩人立言之妙雖毛鄭其猶未得矣

維此二國 皇矣

傳曰二國殷夏也箋云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

正義曰一紂而言二國則是取類而言故以二國爲殷紂夏桀也紂既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孫毓云天觀衆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兩而及夏夏者夏禹之世時爲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或以毓言爲毛義斯不然矣天求代殷之人當觀可代之國一姓不再興亡國不再王先察王者之後欲何爲哉

樾謹按鄭以二國爲殷紂崇侯其義未安崇侯乃是人臣何得竝稱二國正義謂紂乃亾國之主可以同之崇侯夫旣可同之崇侯則亦可同之密阮徂共何不幷稱六國而必以二國四國分别言之乎竊謂孫毓之說雖未知於毛意如何然此詩之旨實當以孫說爲是尚書多方篇曰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卽此詩所謂維此二國其政不獲也又曰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然則孫毓所謂先察王者之後信有徵矣又曰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

厥顧天即此詩所謂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也又曰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即此詩所謂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也蓋皇矣篇首章與尚書多方篇大旨相同皆謂殷既失道天又顧念夏后氏子孫欲以代殷乃夏之子孫無可顧者又博求之四方之國而四方之國亦無其人於是大命遂集於有周也多方篇須夏之子孫今從鄭義作須暇之子孫於是經義遂晦并此詩而失其解矣說互詳尚書

帝遷明德

傳曰徙就文王之德也

樾謹按帝徙明德似爲不辭說文辵部遷登也從辵䙴聲䙴舁部與升高也或從卩作𨔁師古注漢書地理志郊祀志竝以䙴爲古遷字是遷䙴古通用䙴爲升高故遷爲登乃其本義也自遷徙之義盛行而本義亾矣此經遷字當從本義言帝因文王之明德而登進之也

比于文王

箋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

者德以聖人爲匹

樾謹按王季父也文王子也父比于子於義殊未安上文維此王季昭二十八年左傳及禮記樂記所引並作維此文王正義謂韓詩亦作文王是此經毛韓不同韓於上文既作維此文王則於此文必作比于王季若使上下俱作文王必無是理也以文義而論似以韓詩爲長文王比于王季猶大姒嗣大任之徽音太任不必賢于大姒王季不必聖于文王立言之體宜爾也毛本上下誤倒耳

無然畔援

傳曰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箋云畔援猶跋扈也　釋文引韓詩曰畔援武強也

樾謹按傳分畔援爲二義非也畔援即畔喭也論語先進篇由也喭鄭注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正義曰舊注作吸喭字書吸喭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強常吸喭失禮容也此與韓鄭義正合援喭音近故得通用猶美士曰彥美女曰媛亦取音義相近也玉篇又引作無然伴換蓋古人雙聲疊韻之字皆無一定畔援也吸喭也伴換也一而已矣卷阿篇伴奐爾游矣伴奐即伴換也箋曰伴奐自縱弛之意蓋即跋扈之

義而引申之美惡不嫌同詞傳以爲廣大有文章正義申明之曰伴然而德廣大奐然而有文章則分伴奐爲兩義與此傳分畔援爲兩義其失維均

無矢我陵

傳曰矢陳也箋云矢猶當也

樾謹按矢當作弛江漢篇矢其文德禮記孔子閒居篇引作弛其文德是矢弛古通用國語魯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韋注曰弛毀也無弛我陵言無毀我陵也字本作阤說文𨸏部阤小崩也周語聚不阤崩注曰大曰崩小曰阤漢書劉向傳山陵崩阤正可爲

無弛我陵之證傳箋義並未得也

不長夏以革

傳曰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箋云夏諸夏也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

樾謹按傳箋之說均于義未安禮記中庸篇引上句不大聲以色又引孔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則聲色二字自是平列謂不大其聲與色也朱子集傳曰以猶與也得其解矣而於此句則曰未詳今按長之言常也廣雅釋詁曰長常也又曰長久也久亦常也夏之言假也釋名釋天曰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

長也革之言急也禮記檀弓篇若疾革鄭注曰革急也急與寬假義正相反則德之君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亦即天道然夏之寬假秋之緧迫各以其時而異故曰不長夏以革也

以爾鉤援

傳曰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　正義曰鉤援一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即引也

樾謹按下句與爾臨衝傳曰臨臨車衝衝車正義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臨衝非一車則鉤援當亦非一物蓋皆兵器也鉤句古字通兵

器曲者謂之句孑孒記廬人句兵欲無彈鄭注曰句兵戈戟屬是也直者謂之援考工記冶氏援四之鄭司農曰援直刃也是也晏子春秋雜篇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呂氏春秋知分篇直兵造胸句兵鉤頸古言兵器必兼曲直故詩以鉤援並言鉤援有曲直之分臨衝有從上從旁之別正見古人立言之不苟矣

是絕是忽

傳曰忽滅也　正義曰忽滅者言忽然而滅非訓忽爲滅也

樾謹按正義之說未得古訓爾雅釋詁忽滅盡也則

忽與滅義同矣說文心部忽忘也古忘與亡通忽訓忘卽訓亡方言忽芒也芒滅也忽之言芒芒之言滅其義自通孔氏謂忽然而滅失之矣

庶民子來 靈臺

箋云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

樾謹按朱子集傳曰如子趣父事不召自來然鄭箋之意實不如此蓋謂衆民樂於就役凡有私事各使其子成之而自來攻作也至孟子引此文而趙岐解之曰衆民自來趣之若子來爲父使也此則集傳之說矣鄭說失之迂曲趙說又太巧恐皆非經旨史記

律書曰子者滋也言萬物滋於下也盖古音子與滋同故周易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釋文曰今易箕子作荄滋此文子字亦當讀爲滋說文水部滋益也昭三年左傳宮室滋侈十六年傳爲罪滋大杜注並曰滋益也老子曰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呂氏春秋懷寵篇曰行地滋遠得民滋衆漢書吳王濞傳曰徵求滋多酷吏咸宣傳曰盜賊滋起其義竝同經始勿亟庶民滋來言文王寬假之而庶民益來也因段子爲滋而說者遂望文生訓使經文之平易者變爲艱深矣一切經音義卷三曰滋古文孖

同是茲字古文有從二子者則子來之爲滋來無疑矣

下武惟周 下武

傳曰武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

撰謹按以下武爲後繼其義迂曲殊不可通序曰下武繼文也箋云繼文者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夫文字既爲文王之文則武字亦卽武王之武下武者猶言武王在下也文王篇曰文王在上正與下武相對成義下猶後也上猶前也彼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

文王在上既受命作周又繼以在下之武王而有周之業成矣故曰下武維周周頌武篇曰嗣武受之下武猶嗣武也

既伐于崇 文王有聲

正義曰武功之中既兼伐崇而别言既伐于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

樾謹按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兩句初非對文于崇之于當作邘邘亦國名也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此云既伐邘崇蓋言邘言崇而密須也

犬夷也者也皆包其中矣若史記所載次第與大傳不同虞芮決獄之後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未知與大傳孰是然如史公說則伐邘崇與作豐邑事適相連故詩人連及之事或然也邘作于者如酆之爲豐[祭阝]之爲祭古文省邑旁耳毛公無傳未知其說云何鄭解上句有此武功曰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則已不知下句既伐于崇爲邘崇二國矣

誕寘之隘巷　生民　生民之什

傳曰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

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
樾謹按不夫而孕之説毛所不信其見卓矣然以人
道生子自是常事何異之有爲父母者何知天意欲
異之乎宜後之學者舍毛而從鄭矣今按此詩之意
在后稷呱矣一句蓋直至鳥去之後后稷始呱然則
前此者后稷未嘗呱也凡人之初生無不呱呱而泣
后稷生而不呱是其異也於是人情駭怪頗欲棄之
帝嚳所以不禁者明知神靈之子雖寘死地必無所
妨姑從衆意以顯其異於隘巷於平林於寒冰愈棄
愈遠且亦愈險聖人不死昭然可見而后稷亦既呱

矣於是收而發之而名之曰棄志異也詩人歌咏其事初不言其棄之之由而於其卒也曰后稷呱矣蓋沒其文於前而著其義於後此正古人文字之奇乃學者則莫之能得矣

實方實苞

傳曰方極畝也　正義曰方者正方之義謂極盡壟畝種無不生地皆方正有苗故以方爲極畝

樾謹按方與旁通尙書堯典篇共工方鳩孱功史記五帝紀作共工旁聚布功大禹謨篇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作旁施象刑維明並其證也說文上部

旁溥也毛意方即旁之叚字有溥徧之義故訓爲極

鄭孔以方正說之非毛恉矣

籩豆靜嘉既醉

箋云乃用籩豆之物絜清而美

樾謹按鄭意以絜清訓靜以美釋嘉其實靜亦嘉也

藝文類聚引韓詩曰東門之栗有靜家室靜善也尚

書堯典篇靜言庸違史記五帝紀作善言盖靜善一

聲之轉耳靜與嘉其義同

永錫爾類

傳曰類善也箋云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

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潁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

樾謹按下章云永錫祚允釐云天又長予女福祚至于子孫然則此章永錫爾類亦當爲天之所予鄭用左傳義與下章永錫不一律矣國語周語叔向引此詩而說之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然則類猶肖也丹朱商均之不肖是即不類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是即類矣孟子曰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知賢不肖之皆天則可知永錫爾類之義矣周之興也世有哲王是即天之永錫爾類也孟子以賢不肖對稱

賢卽是肖不肖卽是不賢故河上公注老子曰肖善也類之訓善其義亦如此矣毛傳卽本叔向說可知春秋時師說如此左傳引以美穎考叔乃後人附益不足據也鄭據以易傳誤矣

釐爾女士

傳曰釐予也箋云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

樾謹按以女士爲女有士行其說巧矣然經文平易恐不如是也甫田篇以穀我士女此云女士猶彼云士女倒文以協韻耳下云從以孫子孫子卽子孫則女士卽士女也釐當訓福漢書文帝紀祠官祝釐禮

樂志嫗神蕃釐集注並曰釐福也釐讀曰禧爾雅釋詁禧福也然則釐爾女士者福爾女士也與穀我士女同義大戴禮記夏小正篇綏多女士女士亦即士女也臧氏琳曰毛詩周禮儀禮疏皆引作綏多士女今本誤倒然士女女士於義俱通不必乙正

福祿來爲鳧鷖

傳曰厚爲孝子也箋云爲猶助也

樾謹按一章曰福祿來成二章曰福祿來爲文異而義同廣雅釋詁爲成也淮南本經篇五穀不爲高注曰不爲不成也是爲與成同義當訓曰爲猶成也本

必刪爲之說

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

箋云其來燕也有尊主人之意既燕也宗社宗也羣

臣下及民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爲福祿所下也

樾謹按既燕于宗卽承來燕來宗而言謂既燕與宗

則福祿攸降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曰于猶越也與

也詩大誥越爾御士王莽倣大誥曰于女卿大夫元

士御事是其證又之詞曰越亦曰于也孔氏廣森經學

卮言曰凡事有兩端云某及某者行文之常也書則

用于用越引多方不克敬于和康誥德之說于罰之

行爲證以王氏孔氏之說推之則旣燕于宗猶旣燕與宗矣正承上文而言鄭惟不解于字乃以宗爲社宗使兩句異義失之甚也

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

傳曰熏熏和悅也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

樾謹按說文屮部熏火烟上出也雲漢篇憂心如熏傳曰灼也疑不得有和悅之義至欣欣訓樂固屬常訓然以下句燔炙芬芬例之芬芬旣以燔炙言則欣欣亦當以旨酒言今訓爲樂則以飲酒者言二句不一律矣竊疑經文熏熏欣欣字當互易公尸來止欣

欣言公尸之和說也旨酒熏熏此熏字乃薰字之叚借爾雅釋訓炎炎熏也釋文曰本或作燻是熏薰古通用說文艸部薰香艸也葢因艸之香而引申之則凡香者皆得言薰猶芬之本義說文云艸初生其香分布是亦因艸之香而引申之則凡香者皆得言芬也是故旨酒薰薰言酒香也燔炙芬芬言炙香也欣熏薰字形相同古書多口授誤到其文耳或以說文酉部醺下引詩公尸來燕醺醺疑其不誤然許氏引經有合兩句爲一句者如東方明矣朝旣昌矣說文則引作東方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說文則引

經十一

作犬夷咽矣凡此疑皆傳寫舛之未可竟據以改經觀說文作醺醲其字從酉益知其當在酉下矣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 假樂

箋云干求也十萬曰億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

樾謹按干字疑千字之誤千祿百福言福祿之多也子孫千億言子孫之多也鄭作干祿而訓爲求殆其所據之本誤耳何以明之鳧鷖序曰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爲此千字明是千字之誤段氏玉裁所訂故訓傳已正之矣彼

序正本此經故知此經亦誤也

爰方啟行公劉

傳曰以方開道路去之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箋云告其士卒曰爲女方開道而行明已之遷非爲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

樾謹按鄭意謂公劉以民之故方有此行然非毛旨也毛蓋訓方爲竝方之訓竝說已見十月之交篇方開道路卽是竝開道路故繼之曰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正所以明方之爲竝也

何以舟之

傳曰舟帶也箋云民亦愛公劉之如是故進玉瑤容刀之佩

樾謹按傳箋異義傳以舟猶周也周之言周帀也故訓爲帶箋意舟亦爲周周與酬通儀禮鄉飲酒篇注曰酬之言周是也何以舟之郎何以酬之故曰公劉之相此原地也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居民也民亦愛公劉之如是故進玉瑤容刀之佩是鄭意謂民以此相酬乃易傳非申傳也毛傳竝無民進玉瑤容刀之說正義以鄭述毛非是渭陽篇何以贈之瓊瑰玉佩文法與此相似鄭義自勝於毛正義

泚而一之則鄭義脩矣

乃造其曹

傳曰曹羣也箋云羣臣適其牧羣

樾謹按公劉之時雖屬艸創然執豕酌之人乃使羣臣親造牧羣乎毛意未必然也造猶比也爾雅釋水曰天子造舟郭注曰比船爲橋大明篇正義引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爲梁也是造有比義文選東京賦曰次和樹表薛注曰次比也造次一聲之轉次爲比故造亦爲比上句旣登乃依傳曰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然則毛訓曹爲羣

者其意謂衆賓也乃造其曹者謂比次其衆賓之位也箋義非是

既庶且多 卷阿

箋云庶衆 正義曰王賜其車衆多矣庶多一也丁甯以足句

樾謹按凡言且者必有異義不得謂丁甯以足句也多當讀爲侈哀七年左傳魏曼多史記魏世家作魏侈是多與侈古通用禮記襍記其衰侈袂鄭注曰侈猶大也既庶且侈庶以車之數言侈以車之制言考工記輿人曰飾車欲侈晏子春秋外篇曰公乘侈與

皆其證也

憯不畏明民勞

傳曰憯曾也箋云又用此止爲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罪者

樾謹按如箋義則必與上句式遏寇虐連讀乃得其義然次章式遏寇虐無俾民憂三章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四章式遏寇虐無俾正敗五章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皆不以兩句連讀箋義非也傳訓憯爲曾乃語詞無實義憯不畏明言不畏明也尙書洪範篇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史記集解引馬注曰高明顯寵者

不枉法畏之此云畏明與彼云畏高明義同言爲寇虐者必遏止之不以其高明而畏之也

爾用憂謔　板

箋云乃告女用可憂之事而女反如戲謔

樾謹按如箋義則謔字與上三字不屬不辭甚矣憂當爲優優襄六年左傳長相優杜注曰優調戲也爾用優謔言爾用我言相戲謔也優謔連文義亦不異憂者優之本字說文夊部憂和之行也引詩曰布政憂憂今詩作優優蓋由後人以憂爲慐愁字而改之此經憂字因鄭訓爲可憂故得存其本字而其義則久

晦矣

則莫我敢葵

箋云葵揆也民方愁苦而呻吟則忽然有揆度知其然者　正義曰無有揆度知其然謂君臣並不察民也

櫆謹按考文古本此箋忽然下有無字乃從正義本也然經文云莫我敢葵尋繹敢之一言則所謂揆度者乃以下揆上非以上揆下蓋民於愁苦呻吟之中而展轉揆度其所以使我至於此極之故於是強者怒於言弱者怒於色而亂從此始矣詩人若曰民方

愁苦而呻吟則無乃敢於揆度我乎莫之云者猶曰
無乃如此也箋中忽然二字從經文方字生出謂方
當呻吟之時忽然動此一念也正義不達此旨乃曰
汝君臣忽然則莫有察我民敢能揆度知其然者夫
揆度民情但當言能不能不當言敢不敢而曰敢能
揆度於義不可通足知其非矣
攜無曰益
箋云女攜掣民東與西與民皆從女所為無曰是何
益
棫謹按經言益箋乃言是何益非經旨矣釋名釋

州國曰益阸也古微書引春秋元命苞曰益之言阸

也阸與阨通禮記禮器篇君子以爲隘矣釋文曰隘

本作阸是其證也說文𨸏部阸塞也史記商君傳魏

居嶺阸之西索隱曰阸阻也攜無曰益言如取如攜

無曰有所阻塞也牖民乃孔易耳如此則上下文義

皆順矣

而秉義類 蕩 蕩之什

箋云義之言宜也類善女執事之人宜用善人

樾謹按下文即云彊禦多懟與此一氣相承並無不

用此反用彼之意然則鄭解義類爲宜用善人非經

旨也偽書立政篇茲乃三宅無義民呂刑篇鴟義姦宄王氏念孫曰義與俄同衺也引大戴禮千乘篇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及曾子明法解篇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爲證此經義字亦俄之叚字類與戾通周書史記篇假類無親孔晁注類戾也說文犬部戾曲也然則義類猶言衺曲也而秉義類彊禦多懟言女執事皆衺曲之人及彊禦眾懟者也昭十六年左傳刑之頗類義類與頗類同頗義古同部字

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傳曰作祝詛也屆極究窮也　正義曰作卽古詛字

傳辨作爲詛故言作祝詛也

樾謹按段氏玉裁曰作祝詛也四字一句侯作侯祝與乃宣乃畝爰始爰謀句法同此說於傳意得矣然經意則似未必然也作始也見魯頌駉傳祝亦始也見國語鄭語韋昭注及釋名釋親屬篇侯作侯祝靡屆靡究兩句反覆相承作祝義同屆訓極究訓窮其義亦同蓋言厲王任用小人方興未艾也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箋云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

樾謹按若如箋義則夏侯之世猶云夏后之時自禹

至于桀截祀六百皆夏后之世也安得專指桀而言乎鄭於世字殆未得其解也裳裳者華序曰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正義曰棄去賢者之允類絕滅功臣之世嗣又曰類謂種類世謂繼世此經世字義與彼同蓋謂夏后氏之繼世在殷時爲二王之後者以其爲亡國之子孫故可以爲鑒皇矣篇正義謂殷之末年夏后絕矣未必然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 抑

箋云于今謂今厲王也興猶尊尚也王尊尚小人迷亂於政事者

樾謹按以興爲尊尙則尊尙迷亂于政不辭甚矣興
與舉同義廣雅釋詁興舉也襄六年左傳君舉不信
羣臣乎杜注曰舉皆也舉爲皆興亦得爲皆蓋興於
說文隸舁部舁者共舉也而字又從同許君謂取同
力之義然則興之訓皆於義更近矣興迷亂于政言
皆迷亂于政也蓋謂君臣皆迷亂令者以其時而言
非必專斥王也蕩篇女興是力箋云女羣臣又相與
而力爲之正義曰定本作相與而力爲之此未知興
箋意孰得竊謂女興是力亦卽女皆是力也然則從
正義本作相與義似較優矣

女雖湛樂從

箋云女君臣雖好樂嗜酒而相從

樾謹按雖當讀爲惟女惟湛樂從猶尙書無逸篇曰惟耽樂之從也雖與惟通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如箋義轉爲迂曲矣

言不可逝矣

箋云逝往也

樾謹按言不可往矣於義未安日月篇逝不古處傳曰逝逮也有杕之杜篇釋文引韓詩曰逝及也言不可逝猶言不可及蓋卽駟不及舌之意

矧可射思

箋云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知况可於祭末而有厭倦乎

樾謹按矧字之義承上文而進一説也厭倦與度知兩意不倫乃云不可度知矧可厭倦詞雖屬而意不貫矣此射字當讀如本字與射策射覆義同蓋射者期於中凡射策射覆者亦期於中漢書藝文志蓍龜家有隨曲射匿五十卷射匿疑即射覆覆而匿之人所不知以意縣揣而期其中此射之義也詩人之意謂神之來格不可揆度矧可縣揣鄭以厭倦釋之非

經旨也毛公無傳蓋正讀如本字故不煩詁訓也

覆用爲虐

箋云反謂之有妨害於事

樾謹按箋訓虐爲害非經旨也虐讀爲謔言反以爲

戲虐也板篇曰我言維服勿以爲笑爲笑與爲虐正

同

告爾舊止

箋云舊久也止止辭也

樾謹按小旻篇國雖靡止箋云止禮也舊止之止亦

當訓禮言告爾以舊禮也篇首曰抑抑威儀次章曰

敬慎威儀五章曰敬爾威儀八章曰淑慎爾止不愆于儀詩中屢以威儀爲言故終之曰告爾舊止舊止者先王之禮也此止字與淑慎爾止之止同箋於彼止字訓爲容止而以此止字訓爲語辭所未喻也

征以中垢 桑柔

傳曰中垢言闇冥也　正義曰垢者土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闇冥也

樾謹按中垢即中冓也牆有茨篇中冓之言釋文引韓詩云中冓中夜漢書文三王傳聽聞中冓之言晉灼曰冓魯詩以爲夜也是韓魯詩並以中冓爲中夜

垢與冓通周易姤古文作遘卽其例也毛訓中冓爲內冓異於韓魯而此中垢訓爲闇冥則亦與韓魯同征以中垢者征以中夜也故曰中垢言闇冥也古者宵行有禁行於闇冥之中是不順矣正義所說未得毛意

有俶其城 崧高

傳曰俶作也

樾謹按俶固訓作然凡云有者如有蕡其實有偉其道之類皆形容之辭訓俶爲作則非其義矣旣醉篇令終有俶箋云俶猶厚也有俶其城亦當訓厚城貴

其高亦貴其厚傳曰厚其牆垣牆垣猶須厚而況城
乎故以有假形容其厚也
衮職有闕烝民
傳曰有衮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
箋云衮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
之者仲山甫也
樾謹按傳訓衮不訓職箋以衮職連文恐非經意也
職乃語詞當讀爲識周官職方氏修䧂嶽碑作識方
氏是職識古字通用也成十六年左傳識見不穀而
趨國語晉語作屬見不穀而下韋昭注曰屬適也然

則識亦猶適也袞識有闕者袞適有闕也蓋詩人本借袞以寓王闕乃袞衣之闕而非服袞衣者職事之闕補卽補袞衣而非補服袞衣者之職事若以袞職連文則詩人之語妙全失矣宣二年左傳引此文杜預注曰袞君之上服闕過也言服袞者有過則仲山甫能補之杜必以服袞言其見殊拘然不釋職字是固以爲語詞矣意晉以前爲毛學者其說固如此與

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韓弈

傳曰庭直也箋云當爲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作楨榦而征之以佐助女君

樾謹按箋義迂曲非經旨也廣雅釋詁曰榦焉安也榦與焉同訓是榦亦語詞矣焉猶何也如論語焉用佞之類是也安亦猶何也如禮記安取彼之類是也然則榦亦猶何也榦不庭方與曷不肅雝句法相似曷與榦一聲之轉月令鶡旦文選七發作鳱鴠曷之爲榦猶鶡之爲鳱榦從倝聲與干聲同部也庭方者直方也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其義也王之命韓侯若曰朕命不易女曷不直方以佐女君乎蓋戒勉之辭

汾王之甥

傳曰汾大也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

樾謹按詩言汾王當與其實不得漫言大王傳義誠非也箋以汾王爲厲王似亦臆說此汾王疑是西戎之王史記秦本記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爲豐王妻甯公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集解曰亳王號湯西夷之國也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于秦厲共公十六年伐大荔取其王城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孝公元年西斬戎之獂王然則西戎之君稱王者多矣汾即考工記之妢胡西戎國名也說詳周禮汾王

者汾胡之王韓侯取汾王之甥爲妻蓋亦有意史記
載中侯之言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
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
申駱重昏西戎皆服然則韓侯取汾王之甥亦卽申
駱重昏之意當時借此爲服西戎之策後世和親之
議此其濫觴也詩人張大其事而歌詠之蓋亦以此
不然韓侯取妻何與王朝之事乎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傳曰師衆也箋云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
安時衆民之所築完

樾謹按箋說迂曲非經旨也釋文出燕師二字云王肅孫毓並烏賢反云北燕國傳不釋燕字疑毛公之意正以燕爲國名如王孫說惟北燕之衆何以爲韓國築城朱子集傳曰韓初封時召公爲司空王命以其衆爲築此城此亦曲說周初封國多矣若以召公爲司空之故凡侯國之城皆使燕衆築之燕衆不太勞乎今按此燕乃南燕也隱五年左傳衛人以燕師伐鄭杜注曰南燕國今東郡燕縣正義曰燕有二國一稱北燕故言南燕以別之宣三年傳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注曰姞南燕姓此詩承上韓侯娶妻而言

韓侯娶蹶父之子謂之韓姞傳曰姞蹶父姓也疑蹶父乃南燕之君入爲王朝卿士者猶樊侯仲山甫之比其稱蹶父者亦猶昭十二年左傳所稱燮父禽父也上云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傳曰里邑也謂其湯沐之邑又按將仲子篇傳曰里居也此里字亦或當訓居謂迎于蹶父之居也蹶父既善韓之國土使韓姞嫁焉而居之於是又使其國之衆爲之築城詩人言此者見燕韓二國相親如一推之汾王亦必惠顧昏姻承敎盟好正明宣王命韓侯之得計序所謂美宣王能錫命諸侯者此也

淮夷來求 江漢

箋云主為來求淮夷所處

樾謹按下言淮夷來鋪傳曰鋪病也正義曰鋪病釋詁文彼鋪作痡然則淮夷來求義亦當同箋以為求淮夷所處失之矣求乃脙之叚借字猶鋪乃痡之叚借字也說文肉部脙齊人謂臞脙也爾雅釋言脙瘠也蓋脙之本義為臞瘠故引申之則有病義皇矣篇曰串夷載路箋曰路瘠也淮夷之脙猶串夷之路矣

不測不克 常武

箋云其勢不可測度不可攻勝

樾謹按不克猶不測也雲漢篇后稷不克箋云克當作刻刻識也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正義曰刻削所以記識故云刻識也此言不克正與彼同不測謂不可測度不克謂不可識知非不可攻勝之謂

徐方來庭

傳曰來王庭也

樾謹按上文曰徐方既來此又曰徐方來庭則文複矣凡詩中弟三字用來字如伊予來塈將母來諗蠻荆來威淮夷來求王國來極之類皆是語詞說見王

氏引之經傳釋詞徐方來庭義亦當然而王氏徵引不及則或於傳義也韓奕爲幹不庭方傳曰庭直也此文庭字亦當訓直四方既平徐方來庭言四方平而徐方直也尙書洪範曰王道平平王道正直即其義也下曰徐方不回不回卽直之謂也傳以爲來王庭則古義之湮久矣

蟊賊蟊疾瞻卬

箋云其爲殘酷痛病於民如蟊賊之害禾稼然正義曰蟊賊者害禾稼之蟲蟊疾是害禾稼之狀邈謹按蟊賊蟊疾於義難通正義所云亦曲說也蟊

字釋文作蝌云本又作蟊音牟竊疑此經兩蟊字古
止作牟漢書景帝紀侵牟萬民李奇曰牟食苗根蟲
也是古書有叚牟爲蝌者學者疑牟爲蝌之叚字輒
加虫旁作蝌因又變爲蟊矣不知牟賊牟疾者牟字
皆語辭也牟與毋通儀禮士冠禮記毋追夏后氏之
道也鄭注曰毋發聲也釋名釋首飾作牟追然則牟
亦發聲之辭矣賊也疾也並猶害也牟賊牟疾靡有
夷屆言爲害靡有止也夷亦語辭周官行夫職鄭注
曰夷發聲是也傳訓夷爲常語辭而以實義求之宜
其不可通矣

舍爾介狄

傳曰狄遠箋云介甲也王不念此而改修德乃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忌

樾謹按傳不釋介字箋以介狄爲被甲夷狄望文生義斯失之矣爾雅釋詁介大也狄當作愁即惕之或體見說文心部周易小畜六四血去惕出虞注曰惕憂也舍爾介愁維予胥忌言舍爾所大憂者反與我相忌也前章曰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然則所謂大憂者即謂此矣古從易從狄之字往往相通故惕或從狄作愁說詩者不知狄爲愁

之省因不得其義耳

大王荒之 天作 周頌清廟之什

傳曰荒大也箋云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

樾謹按山非人所能大訓荒爲大于義未安樛木篇葛藟荒之傳曰荒奄也閟宮篇遂荒大東傳曰荒有也正義曰荒訓爲奄此云荒有者亦謂奄有之也然則大王荒之其義當與彼同言大王自豳遷岐奄有其地也

實右序有周 時邁

箋云天其子愛之右助次序其事

樾謹按右助次序義不相屬非經旨也序當作享莊子則陽篇隨序之相理釋文曰序一本作享是其例也實右享有周猶我將篇曰既右饗之享與序形相近又涉下文式序在位而誤耳

執競武王 執競

箋云能持彊道者維有武王耳

樾謹按以執競為持彊未免望文生義執當讀為職詩之言職競者多矣十月之交篇職競由人桑柔篇職競用力襄八年左傳引逸詩職競作羅與此詩職

覵武王雖美惡殊科然文義同也借執爲職者職主也執亦主也淮南子說山篇執獄牢者無病高注曰執主也又僖二十七年左傳杜注曰執秩主爵秩之官是執與職聲近義通楚辭靈懷篇執組者不能至兮王注曰執組猶織組也執之通職猶執之通織矣

威儀反反

傳曰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　正義曰傳言反反難者謂順禮閑習自重難也

樾謹按箋易傳非申傳也載芟篇載穫濟濟傳曰濟濟難也箋云難者穗衆難進也此箋不說難字之義

更舉經文而釋之則其別爲一義可知矣賓之初筵篇威儀反反傳曰反反言重慎也難即重慎之意蓋反之言反覆也毛意反覆有重慎之意故訓爲難鄭意反覆有重復之意故訓爲順習兩義不同正義謂順禮閑習自重難也合而一之則兩不可通矣

莫匪爾極　思文

傳曰極中也箋云天下之人無不於女時得其中者樾謹按傳訓極爲中箋因莫匪爾中於義未足故增成其義如此然非經旨也文六年左傳陳之藝極杜注曰藝準也極中也實則藝極一也國語魯語曰貪

無藝也晉語曰貪欲無藝韋注並曰藝極也是極與藝同義昭十六年左傳曰而共無藝杜注曰藝法也二十年傳曰布常無藝注曰藝法制也藝訓法則極亦可訓法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言成立我之眾民莫非爾之法制也殷武篇四方之極後漢書樊準傳引作四方是則若如毛義訓極爲中與則之義絕遠矣

奄觀銍艾 臣工 臣工之什

傳曰銍穫也 正義曰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曰銍穫禾短鐮也然則銍器可以穫禾故云銍穫也

樾謹按銍固器名然傳訓爲穫則非此也毛蓋讀爲

捱廣雅釋詁曰捱刺也漢書郊祀志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注曰刺采取之也捱訓刺則亦有采取之義故曰穫也作銍者叚借字耳捱當从手而從金猶刈當从刀而從艸也捱刈本字也銍艾借字也必謂銍爲器名亦謂艾爲艸名乎斯不然矣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 雝

箋云宣徧也又偏使天下之人有才知以文德武功爲之君故

樾謹按宣乃烜之叚字廣雅釋詁烜明也僖二十七年左傳未宣其用國語晉語武子宣法以定晉國杜

預韋昭注茲曰宣明也是宣與烜通宣哲猶明哲也宣哲維人文武維后兩句相對成義人者臣也后者君也假樂篇宜民宜人傳曰宜安民宜官人也彼人與民對此人與后對蓋皆指臣而言文王既受命定其基業乃使明哲者為之臣使有文德武功者為之君故能燕及皇天克昌厥後也維人維后所包者廣自王朝卿士以及侯國之臣皆人也自五等諸侯及附庸之長皆后也烝民篇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即宣哲維人之義僖三十年左傳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此即文武維后之

義兩句本平列鄭義失之

旣右烈考亦右文母

傳曰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姒也箋云烈光也子孫所

以得考壽與多福乃以見右助於光明之考與文德

之母歸美焉

樾謹按傳箋義異長發篇相土烈烈傳曰烈烈威武

貌傳意烈考者武考也故以爲武王文母者配文考

而言也故以爲大姒箋意烈考文母相對乃父母之

稱若從傳義以子先母於理未安故易傳以爲光明

之考文德之母泛爲子孫歸美父母之辭無所專指

也尚書洛誥篇越乃光烈考武王鄭注曰烈威也而
於此箋則曰烈光也箋注不同鄭意可見蓋以彼烈
考指武王此烈考不指武王耳正義以爲義得兩通
殊失其旨

繼猶判渙　訪落　閔予小子之什

傳曰判分渙散也箋云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
樾謹按判渙卽伴奐也卷阿篇伴奐爾游矣箋云伴
奐自縱弛之意也將予就之繼猶判渙言將助我而
就之繼猶自縱弛也傳箋均未得其義此詩判渙卽
卷阿篇之伴奐亦卽皇矣篇之畔援古義存乎聲無

定字也說見皇矣篇

有飶其香　載芟

傳曰飶芬香也

樾謹按釋文出有飶曰字又作苾當從之苾本字飶俗字也後人因其言酒醴變而從食說文遂於食部出飶篆曰食之香也然則下文有椒其馨椒字何又不從食乎苾字從艸其義本爲草香傳不從釋苾爲香而必曰芬香也者正以苾芬二字皆從艸其義相同故楚茨篇信南山篇並曰苾苾芬芬毛於彼經皆無傳而此傳曰苾芬香也則并彼經而釋之矣有苾

其香有椒其馨蓋以草木之馨香喻酒醴之馨香也
沈重以椒爲俶之誤非是
適養時晦酌
傳曰養取
樾謹按周官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鄭注曰
養猶治也治與取義通老子曰取天下常以無事河
上公注曰取治也養訓治故亦訓取正義未能申明
毛意
我龍受之
傳曰龍和也　正義曰龍之爲和其訓未聞

樾謹按說苑辨物篇說神龍曰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廣雅釋魚篇亦曰龍能高能下能小能巨能幽能明能短能長淵深是藏敷和其光然則毛公訓龍爲和古義然也龍所以有和義者龍之言同也龍字本從童省聲古音蓋讀如同方言曰袴齊魯之間或謂之襱郭注曰襱音鮦魚又曰無祠之袴謂之襣注曰祠亦襱字異耳襱從龍聲而得讀如鮦又或從同聲作祠是古音龍讀如同之證龍和也猶曰龍同也古訓多存乎聲以聲求之義斯在矣

思馬斯作駉 魯頌

傳曰作始也　正義曰謂令此馬及其古始如伯禽之時也

樾謹按毛意以作爲一鼓作氣之作作之言發作也此章言思馬則獵尙疾必乘其始作之氣而用之故傳訓作爲始也正義爲令此馬及其古始失之迂矣

卒章思馬斯徂箋云徂猶行也蓋卒章言駑馬主以給官中之役但取能行已耳徂之訓行乃是恆訓故毛略之也王肅因傳訓作爲始遂訓徂爲往謂養馬得往古之道以是述毛非毛旨矣

不告于訩 泮水

箋云訩訟也僖公還在泮宮又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

樾謹按治訟之官不得但謂之訩箋義非也于猶與也說見鳧鷖篇不告于訩猶云不告與訩告讀爲嘷漢書高帝紀集注引服虔曰告音如嘷呼之嘷訩猶訩訩也荀子天論篇楊注曰訩訩喧譁之聲與訩同上句不吳不揚箋云不讙譁不大聲此云不告與訩義正相近耳

大賂南金

傳曰賂遺也箋云大猶廣也廣賂者賂君及卿大夫

也

樾謹按上文曰來獻其琛旣言獻不必更言賂矣賂當讀爲璐說文玉部璐玉也文選雪賦注引璐美玉也大路猶尚書顧命篇大玉耳大璐南金與上句元龜象齒竝列皆淮夷所獻之琛也從玉從貝之字古或相通說文玩弄也重文貦曰玩或從貝璐之爲賂猶玩之爲貦矣

三壽作朋　閟宮

傳曰壽考也箋云三壽三卿也

樾謹按傳文考字疑老字之誤壽字已見上文而傳

於此特釋壽字者毛意三壽即三老也故訓壽爲老文選東京賦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薛綜注曰三壽三老也言天子尊而養此三老者以教天下之敬故來拜迎去拜送焉善曰蔡邕獨斷曰天子事三老使者安車輭輪送迎而至家天子獨拜毛詩曰三壽作朋也然則此詩三壽固有作三老解者蓋毛詩家之說如是鄭意尊養三老天子之事侯不當有此故易傳耳昭三年左傳曰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此諸侯之國亦有三老之證杜注以上壽中壽下壽說之非也至漢而鄉亦有三老後漢書光武帝紀

注曰三老者鄉官也是知三老之名通乎上下鄭以爲三鄉不如古說之足據矣

居常與許

傳曰常許魯南鄙西鄙箋云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

樾謹按桓元年春秋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爲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爲繫之許近許也然則以其近許而繫之許春秋之特筆魯

朝宿邑初不名許鄭以說此經未達春秋之義矣國語齊語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棠潛管子小匡篇作常潛是棠與常通此經所謂常者即棠也所謂許者其潛之異名乎詩人以此二邑新自齊來歸故喜而見之歌詠也隱五年公矢魚于棠杜預注曰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按今濟甯州魚臺縣即其地也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杜注曰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按今曹州府之曹縣即古戎城也潛地當必與戎相近以今地望考之魚臺縣在魯南曹縣在魯西已僻

以嘗爲魯南鄙許爲魯西鄙自塙有所見矣

於赫湯孫 那 商頌

傳曰於赫湯孫盛矣湯爲人子孫也箋云湯孫呼太甲也

樾謹按箋必易傳者以此詩本祀成湯而詩中反言湯之爲人子孫於義未安耳不知那祀成湯而稱成湯爲湯孫猶元鳥祀高宗而稱高宗爲武丁孫子疑商時自有此稱蓋自後世言之則祖也宗也自先世言之則孫也人本乎祖死則祔於祖故從其所祔者而稱之曰孫矣自商以後謚號益繁無復斯稱遂莫

達斯旨毛公所傳古之遺說未可廢也且頌之體必美其所祭者如於皇武王允文文王之類是也此云於赫湯孫義亦如是若從鄭義以爲大甲則豈有不美其所祭者而反盛稱主祭者之美乎後人舍毛而從鄭失之甚矣

至于湯齊　長發

傳曰至湯與天心齊箋云至湯而當天心

樾謹按傳義甚爲不詞箋亦祇同之耳鄭君注禮記孔子閒居篇曰詩讀湯齊爲湯躋蓋三家之說然亦未安齊當讀爲濟爾雅釋言曰濟成也至于湯濟言

至于湯而成故湯謂之成湯也風俗通山澤篇曰濟
者齊也是齊與濟義本通耳

武王載旆

傳曰旆旗也

樾謹按說文土部坺下引作武王載坺徐鍇繫傳曰
今詩作伐字是徐氏所見尚有作伐之本疑作伐者
是也坺與旆竝叚借字坺之爲伐猶坺之爲垡也旆
之爲伐猶旆之爲茷也載者始也書言湯始征詩言
武王載伐其義一也荀子議兵篇引作武王載發噫
嘻篇駿發爾私箋云發伐也是發伐聲近義通荀子

作發荒知其當爲伐矣

裒荊之旅　殷武

傳曰裒聚也箋云　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衆　正義曰戰勝必當俘虜　言聚荊之旅故知俘虜其士衆也

樾謹按傳文聚字　當讀爲取易謙象傳君子以裒多益寡集解引虞翻　注曰裒取也釋文曰裒鄭荀董蜀才作捊取也廣雅　釋詁曰捊取也捊與裒字異義同傳訓裒爲取故箋　申之曰俘虜其士卒也古取聚通用易萃象傳聚以　正也釋文曰、、荀作　取漢書五行志內取茲謂禽師　古曰取讀如禮記聚麀之聚故其

諦也正義未能申明傳義乃曰　國之人衆俘虜
而以歸則近於牽合矣

曰商是常

箋云成湯之時乃氐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曰商王
是吾常君也

樾謹按如箋義不詞甚矣常當作尚古常尚通用史
記衞綰傳劒尚盛未嘗服也漢書尚作常漢書賈誼
傳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賁子宗首篇尚作常竝
其證也曰與聿同角弓篇見晛曰消抑篇曰喪厥國
釋文引韓詩竝作聿班固幽通賦聿中龢爲庶幾兮

曹大家注曰聿惟也然則曰商是尚者惟商是助也爾雅釋詁尚右也郭注曰皆相右助是其義也因叚常爲尚學者遂不得其解矣魯頌閟宮篇保彼東方魯邦是常常亦當作尚言東方諸小國無不惟魯邦是尚也

旅楹有閑

傳曰旅陳也箋云以爲桷與衆楹

樾謹按傳箋之義均非也旅當讀爲梠說文木部梠楣也楣與楹相接故與梠楹竝言松桷有虔梠楹有閑桷言松而梠楹不言其木者蓋即蒙松字爲文桷

也梠也㰐也皆以松爲之也文選馬汧督誄棚梠桷之松梠桷並言松即本此詩蓋三家之說矣旅與梠聲同故得通用皇矣篇以按徂旅孟子梁惠王篇作以遏徂莒旅之爲梠猶旅之爲莒也釋名釋宮室曰梠旅也是梠旅聲近義通矣